

做情人真的没有好下场吗？

半年前，我收到一张写真，照片上的女人酷似是我老婆。就连腰上痣的位置都一模一样。

10 年的感情，我咽不下这口气！

半年前，我收到一张陌生人发来的彩信，上面是我妻子阮颜穿着紧身制服的照片，我从没见过那样的妻子，她眼神暧昧，左手还比着一个诱惑的手势。

这张照片让我大脑一阵眩晕，我点燃一支烟，发现自己的身体在发抖，我给那个陌生人回复短信：「你是谁，想干什么？」

半分钟后，他回过来一条极度羞辱的文字：「你老婆挺有味道，跟着你可惜了。」

我怒不可遏地拨过去电话，那人却关了机。

整个下午，我觉得自己的大脑像一台失了控的机器，一会儿想到这里，一会儿想到哪里，直到办公室的人都走光了我还傻愣着坐在椅子上。我跑到厕所再次打开手机，把照片放到最大，幻想着这张照片是 P 的，看了一分钟绝望地意识到，这张照片

是真的，阮颜的腰边有颗痣，这种隐秘的特征只有很亲近的人才会知道。

照片上的阮颜，痣的位置一模一样。

我和阮颜相识六年，结婚四年，在过往的记忆里，阮颜一直是个干净温柔的女人，她的相貌出众，大眼睛高鼻梁，精致的五官却没有攻击性，读大学的时候就是校花级别的美女。跟我谈恋爱后也没做过什么出格的事情，当时我们异地恋一年，我在广州跑销售，她在武汉卖房子，每天晚上都要打一通电话。

在我的认知里，阮颜是个放不开的女孩，还记得我们第一次上床时，阮颜害羞地钻进被窝，等我爬上床时，她突然严肃的对我说了一句话：「陈树，我先把话跟你说清楚，我不是处女，如果你介意这个，那就别碰我，咱俩可以随时结束。如果你不介意这个碰了我，那以后就别提这个事，不然我会翻脸的。」

当时我以一个非常尴尬的姿势楞在原地，裤子脱到一般，毛衣甩在地上，我知道她在我之前谈过两个男朋友，现在这个时代，用我朋友老枪的话来说，想找处女只能去幼儿园了，我把这些事看得很开。但是她这么直白的提出来，我还是有点隔应，我说：「我不在乎你之前的事儿，但你也要保证，跟了我以后就别跟其它男人乱七八糟。」

阮颜听到这话眉头一松，把自己的内衣内裤都脱了，像只小猫钻进我怀里。

那天夜里我们折腾了很多次，阮颜的皮肤光滑身材匀称，给了我极大的满足感，比较可惜的是，无论我怎么使劲，阮颜都紧

紧地咬住嘴唇一声不吭，很难判断她是享受还是难受，事后我问她：「你怎么不叫床呢？」

阮颜红着脸拍了一下我肩膀：「你怎么这么流氓，烦人。」

说实话，见到她娇羞的模样我心里很开心，这说明她的性经历并不丰富，或者说，她本质上不是个放荡的女人。

但是现在.....

我顶着寒风走出办公大楼，钻进自己的车内，给阮颜打过去一个电话，电话那头有点吵，我问她在干什么，她说：「快下班了，今天看房的人特别多，你先回去把饭做了，等我回来就做菜。」

我笑着说：「不用，今天我们出去吃，我现在来接你。」

阮颜有点惊讶：「出去吃？你发奖金了？」

我说：「对，发了一万多，咱们今天吃顿好的。」

挂完电话后，我的眼泪不争气的流出来，臭婊子，我在心里骂。

2

如果把城市比做人，北京就是一身贵气的公子哥，上海则是西装革履的成功人士，成都就像一个打扮清纯的少女，那武汉呢？武汉应该是一个叼着烟光着赤膊的小痞子，一身匪气直来直去，但没什么坏心思。

我和阮颜要结婚的时候，她爸给我提了三个要求：一，不管遇到什么事，不能动手打人。二，可以赚不到什么钱，但是不能躺在家里不赚钱。三，每个月至少回去看一次他们，什么东西都不用买，他们还管饭。

我当时很感动，九十年代计划生育，阮颜父母就她一个宝贝女儿，把她看得比性命还重，在家里连个地都不让她扫，我举起杯子对未来岳父说：「爸，你放心，我就是把命拼了，也会带阮颜过好日子。」

说完一口把杯里的白酒喝完，喝到中途阮颜拉拉我胳膊，怕我喝多了，阮颜父亲却说：「让他喝完。」

阮颜出嫁那天，老两口都情绪低落，阮颜的妈妈眼睛肿的很高，估计是哭了几趟，她爸递给我一个红包，哑着嗓子说：「陈树，阮颜就交给你了，记住你说过的话。」

我朝二老鞠了一躬，把阮颜抱出她家的门。

那个红包里有两张卡，里面有三十五万，几乎是老两口的全部积蓄，他爸说结婚了还在外面租房不像个话，拿这钱付个首付。

我不是一个不识好歹的人，打从结婚那天起，我就想方设法赚钱，全国各地跑经销商，从一个小职员跑到副经理的岗位，一年瘦了二十斤，和老板喝酒喝得胃穿孔，只为了两万块钱的提成。

他爸给的那笔钱我一分都没动，两年后在三环买了个一百二十平的大三居，又过了一年买了辆奥迪 A4，不仅如此，我赚的所有钱全部放在阮颜那里，身上只留几千块钱零花急用，算下来也应该有了百八十万，平时她看上什么衣服首饰，我二话不说直接刷卡，从来不看标签。

我自认为已回报了她的「下嫁」，她为什么还要做这种事？

「你在想什么呢，跟丢了魂似的？」阮颜用筷子敲敲我的手，边喝水边问。

「没.....没什么，你这件衣服什么时候买的？」我突然发现她穿着我没见过的黑色裙子，束带把腰系的紧紧的，很显身材。

不仅如此，她还化着精妆，我记得以前她都是洗把脸涂个口红就出门上班，现在又是打粉又是描眉，宁愿早起半个小时，也要把脸收拾的漂漂亮亮。

很有可能，「奸夫」就是她们公司的，我在心里恨恨地想。

「前几天买的，对了，你又发什么奖金？」她吃了口菜，想把话题岔开。

「和谁一起买的？」

「杜琳啊，还能有谁。」

「哪天买的？」

「你干嘛啊？」阮颜察觉到我的穷追不舍，皱着眉头站起来：「警察审犯人呢，你到底想问什么？」

我连忙笑笑，说这件衣服太适合她了，把她衬的像明星，应该多买几件换着穿。

阮颜转怒为笑，用指甲掐了我一下：「结账去，神经兮兮的。」

3

回到家已经快十点，我们轮流洗完澡，阮颜躺在床上玩手机，想到那张照片，我突然心血来潮，把她压住脱她的睡衣，她用手抵住我：「太晚了，我好累，明天还要早起呢。」

「没事儿，明天我送你。」

「我不要，等几天吧。」

我懒得搭理她，脱掉她的上衣又开始扯她裤子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动作太粗暴，她用力的踢了我一脚：「你烦不烦，说了我不想。」

我牙齿咬的咯咯作响，但是没有发作，穿好衣服走到窗边抽烟。

估计是觉得自己做的太过分，阮颜揉了揉大腿，带着撒娇的口吻说：「你弄疼我了。」

毫无疑问，这女人的心思已经不在我身上。

我拿上烟灰缸去客厅，开始筹划我并不情愿的计划，在社会上混了这么久，我懂得一个道理，无论是遭遇到幸福还是不幸，都要先学会忍耐，谋定而后动，才能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举动。

首要的事情，就是找出她出轨的更多证据，还要找到那个奸夫。

最好抓奸在床，这样她就无话可说。

然后，想个办法把放在她手上的钱弄回来，这些都是我的血汗钱，不能便宜她和那个奸夫。

最后，再好好的出这口恶气，一定要想个解气的法子。

把这张照片发到网上，让她成「网红」？

不大好，这样我也跟着丢脸，谁都知道我戴了绿帽子。

找个有性病的小姐，让她去勾引那个男人，让他们都得病？

可以考虑，但实施起来很麻烦。

我就像一条吐着信子的毒蛇，在黑暗的空间里，内心的恶毒在张牙舞爪。

4

星期五的上午我找了个私家侦探，说穿了就是个盯梢的，给了他八千块钱，让他跟踪阮颜汇报行程，同时我查了查阮颜的电

话和信息记录，发现她和两个男人联系密切，一个就是她的初恋情人张诚，那小子就是个小白脸，长得一表人才，其实就是个绣花枕头。

我听说在他们谈恋爱的时候，有一晚在外面吃饭，阮颜被几个小流氓调戏，又是吹口哨又是动手动脚，张诚低着脑袋一言不发，还是饭店老板过来解围，阮颜出门后质问张诚：「你为什么不帮我出头？」

张诚唯唯诺诺地说：「他们.....他们有四个人呢，好汉不吃眼前亏。」

阮颜还骗我说什么她和张诚早就没有联系了，这段时间他们打过好几通电话，有一次还是在深夜两点，妈的，那个点能聊什么呢？

另一个人叫做「苏经理」，阮颜和他联系的频率更高，几乎每天中午都要打二三十分钟电话，如果我猜的没错，那个人应该就是她们公司的一个小头头。现在这个社会，手上有点权力搞女下属，也不算什么稀奇事，我只是觉得难过，阮颜不应该是这么下贱的人。

我把杜琳约出来喝茶，杜琳和阮颜是好多年的朋友，大学在一个宿舍，毕业了又在一个公司，我和阮颜结婚的时候杜琳还是伴娘，如果阮颜有什么反常的地方，杜琳应该能感觉得到。杜琳穿着墨绿色裙子，扎着干练的马尾，白皙的额头下有一双灵动的眼睛，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很有女人味。

「难得啊，陈总今天怎么想起请我吃饭？是不是在外面偷腥被阮颜抓住，要我帮着求情呀？」杜琳跟我开玩笑。

「对，你可得帮我说说好话，不然我就要被她扫地出门了。」我笑咪咪地给她倒茶。

「说得跟真的似的，说吧，什么事？」杜琳白了我一眼，抿一口茶。

「你们公司是不是有个姓苏的经理？」

「你怎么知道的？他上个月才从总公司调过来，现在我和阮颜都归他管。」杜琳有点惊讶。

「空降的领导？是不是很有钱啊？」

「应该挺有钱的，而且他年纪不大，在深圳都有好几套房子，听说是个富二代。」

富二代？

我想起那张照片和那些挑衅的文字，像是富二代做出来的事情。

「你知道张诚吧？」我试探性的问。

「哪个张诚？」

「阮颜的初恋男友，你没见过？」

杜琳想了半晌，噗嗤一声笑出来，拍着桌子讽刺我：「哈哈，那都是猴年马月的事儿了，你还耿耿于怀呢，不是我批评你，陈总，男人要大度……」

看来杜琳也不知道阮颜和张诚还有联系，我的脸上不动声色，点了一大桌子菜，有一搭没一搭和她开玩笑，出门的时候杜琳脚一滑差点摔倒，我连忙把她搀住，她整个人都贴在我怀里，我闻到她身上的香味，她有点不好意思，连忙站直松开我胳膊，她脸上红彤彤的，故作开朗地说道：「呀，不小心吃你豆腐了。」

看着杜琳稍带羞涩的模样，我突然涌起一阵悸动，脑中浮现出一个完美的报复计划。

5

「这段时间你怎么老和老枪他们打牌，你看现在都几点了？」凌晨两点半阮颜还坐在沙发上，把刚进屋的我吓了一跳。

「应酬嘛，老枪认识很多老板，也可以拉业务。」我把外套甩在沙发上，去卫生间洗了一把脸。

「陈树。」阮颜追到卫生间，表情有点凝重：「家里卡上的钱都去哪了？」

这女人比我想象中还要迟钝，我都把钱弄走一个礼拜了，她现在才发觉。

「哦，我忘了跟你说了，我认识一个开发软件的老板，把钱全投到他项目里了。」

「你怎么不和我商量一下？」阮颜分贝加大：「这么多钱，你全砸进去了，万一亏了怎么办？你有没有把我当你老婆？」

靠，真他妈该给你颁个影后奖，我在心里暗骂。

「不会亏的，放心好了，那项目回报率特别高，说不定到年底咱就成千万富翁啦。」我笑着冲她说。

女人总是很相信男人画的大饼，我信口开河，把那个不存在的项目吹的天花乱坠，阮颜明显放下了顾虑，拿起手机进房睡觉。

我们已经大半个月没过夫妻生活了，这也好，她的心思不在我这，我也不愿意碰她。

第二天一早，阮颜要我陪她回娘家，我找了个托辞说手上有事，让她自己过去。等她下楼后，我打通老枪的电话，那边闹哄哄的，老枪冲我嚷嚷：「人已经逮到了，你直接过来，就在大海的货仓。」

我终于见到张诚的真人，他被揍得鼻青脸肿，鼻血全流到体恤上，身体发抖嘴唇打颤，就像随时要尿裤子的模样，我让老枪把那群小混混都支走，拍拍张诚的脸：「你认识我吗？」

张诚看了我一眼，摇摇头。

我点燃一根烟，放到他嘴里，对他说：「我问你什么，你就答什么，老老实实的什么事都不会有，要是你想玩花样，他们可以陪你多玩玩。」

张诚目光呆滞，好像没听懂我的意思，老枪提起手就是两耳光，张诚立马哭爹喊娘的惨叫起来，老枪指着他说：「你他妈再叫，舌头跟你剁了信不？」

张诚连忙闭嘴，浑黄的眼泪顺着眼角淌下来，那模样别提多恶心了。

「你，认不认识我？」我又问了一遍。

「认识认识，你是阮颜的老公。」张诚捣蒜一样点头。

「好极了。」我拿出手机，把那张照片放到他眼前：「这张照片是不是你发的？」

「不是。」张诚疯狂摇头。

「你他妈看清楚一点。」这小子好像被吓破了胆，看了不到一秒就开始摇头。

「真的不是，大哥，我和阮颜几年没见了.....」张诚带着哭腔求饶。

「那你和她打电话都说了什么？」我直直地看着他，真不清楚阮颜为什么会喜欢这种小白脸。

「前段时间我妈生病了，我找她借了一万块钱，后来我赚到钱还给她，说请她还有大哥你吃顿饭，她说不用了，要我不要再联系她，我们.....一直没见面。」

老枪拿起旁边柜子上的一把扳手，装模作样挥了两下，对我说：「我看这小子还是没说实话，要不再陪他玩玩吧。」

就在这时，一股刺鼻的臭味从张诚身下传出，张诚停止了喊叫，只剩两腿在发抖，他张大着嘴，却发不出声音。

老枪捂着鼻子站起来，一脚就要踹过去，我把老枪拉住。

「算了，应该不是他。」

6

回到家，阮颜正在厨房做饭，由于我把家里的钱都弄走了，这段时间我们过得都很拮据，餐桌上见不到荤腥，仿佛回到了我们刚认识那阶段。我记得那会儿我们经常在一家快餐店吃饭，十块钱一碗的盖浇饭，阮颜还会把碗里为数不多的肉片夹给我，她说我工作量大需要多吃肉，而她一个卖房子的要保持体形。

吃饭的时候，阮颜用筷子夹起一块回锅肉放到我碗里，她说：「多吃点，感觉你这段时间瘦了很多，黑眼圈都出来了。」

我看着她温柔的眼神，心里一阵阵刺痛，很难判断她的模样是不是伪装的，她像想起什么似的，跑到房里拿出一张银行卡递

给我，她说：「这是我爸给我的，现在家里没活钱，你拿着用吧，男人身上没钱可不行。」

我的眼眶发热，接过那张银行卡。

重新开始吧，又不是小孩子了，挨一巴掌都要记几年，没买玩具就耿耿于怀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有什么事不能原谅呢？我努力说服自己。

我问阮颜：「阮颜，你老实告诉我，最近你有没.....」

阮颜打断我的话：「你别打岔，我还没说完呢，我想了好长时间，总觉得你把家里的钱全砸到生意里不靠谱，你又没有亲身参与，你听我的，找个时间把钱全部拿回来，咱们不图大富大贵，就好好过日子，好么？」

嘭，好像有什么东西碎掉了。

这一切果然还是她的伪装，她已经开始想后路了，估计钱到手的时候也该把我踹了。

我点点头：「好，我过几天和他谈，把钱撤回来。」

「就算不能全拿回来，先拿一半也成，就算再赚钱的生意，也不能像这样孤注一掷呀。」

急不可耐，司马昭之心。

「好」我冲她笑笑：「别担心了，吃饭吧。」

晚上刷牙的时候，我瞥到厕所里的垃圾筒里有一只用过的验孕棒，我把它拿起来，看到上面是个加号，那一瞬间，我觉得我的婚姻完蛋了，我不再对此抱有任何幻想。

我突然想起，她这个月好像没来月经，如果从上个月推算，我和她也只做过两次，结婚这么长时间我们一直没孩子，去医院做了很多次检查，医生也说不出个所以然，只是给我们开了些营养品，要我们放松心态。

她每天上班为什么坚持要我送她，而不是像往常坐地铁？

她每天晚上为什么要吃专门买的维生素？

她为什么这段时间不愿意我碰她？

如果说那张照片只是一根刺，那这根验孕棒就像一把刀，直直地刺在我的胸膛，我几乎喘不过气。阮颜，别怪我无情了！

我把它丢回垃圾筒，拿上外套出门，阮颜追到门口问我这么晚干嘛去，我没有鸟她。

那个晚上我喝了很多酒，老枪喊了一群读职校的小姑娘，男男女女挤满了包间。其中一个长着鹅蛋脸，弯弯的眼角很像阮颜，她坐在我旁边，说了很多恭维我的话，说我长得帅，说我气质好，说我像电视剧里的那种成功人士，我笑着从钱包里拿出一扎钱塞到她胸罩里，摸了摸她的脸，满嘴酒气地问：「那你答应我，以后别骗我了成吗？」

那小女孩两眼冒光亲了我一口，老公老公叫个不停，估计是看到我钱包里还有一些，更加殷勤地哄我：「我怎么会骗你呢，我只爱你一个，老公.....」

胃里一阵翻涌，我连滚带爬的跑到垃圾筒旁边，弯着身子开始呕吐。

「老公，你怎么了，要不别喝了吧？」

「老公，我给你倒杯热水吧。」

「老公，待会儿我们去哪个酒店过.....」

再也无法忍受，我一巴掌甩在那个小姑娘脸上，她尖叫一声摔倒在地，好像被吓懵了，眼泪汪汪看着我，老枪和那群朋友连忙凑过来。我意识到自己的失态，擦擦脸上的眼泪，把小姑娘拉起来，我把钱包里的钱都拿出来，塞到她手里：「我不是你老公，你走吧。」

7

所有的准备都已就绪，私家侦探拍到阮颜去酒店的照片，家里的钱全转到老枪帮我弄的账户上，房子也被我抵押出去，还有杜琳，我以为她会顾及和阮颜的关系，和我的进展不会太快。没想到在一次酒醉后就和我睡到一起，第二天早上她有点慌乱，手忙脚乱地穿衣服，对我说：「我不想伤害我最好的朋友，昨晚的事就当没发生吧。」

杜琳也算一个大美女，只是情路坎坷，遇到的不是骗钱就是骗色的，之前还被一个程序员男友骗了几万块，她吐槽说连程序员都变渣了现在这年代好男人只能到庙里找了。我估计她对我也有点意思，因为前一晚我醉的比她要厉害，是她领我去酒店开的房。

我点燃一根烟：「你不说我不说，她就不会知道，也不存在什么伤害不伤害。」

杜琳想了半晌，躺回到我身旁，把我嘴边的烟夺走，她说：「那你要保证，千万别说漏嘴了，阮颜会恨死我的。」

此后每隔两天我们就出来开房，可能是出于报复心理，又或是杜琳床上技术娴熟，我体会到和阮颜在一起时未曾体会的刺激感。

第一场戏，是老枪请的几个混混，拿着铁棍钢棍找到我家，把我「揍」了一顿，当时阮颜吓坏了，那几个混混恶狠狠地指着我说，要是还不还三十万赌债，下次就把我的手给剁了。

混混走后，阮颜帮我清理脸上的伤口，她的眼泪大滴大滴流下来：「你为什么要去赌博，还欠了那么多钱？」

我不耐烦地甩开她的手，说：「都是我的事，不用你管。」

不管怎么样，她肯定不会再惦记那几个钱了，我一直等着她和我摊牌，没想到她还挺有耐心，只是在家里默默地做家务。

第二场戏，是银行的人找上门来，他们拿出合同说房子已经被抵押出去，我们最多可以住到下个月十号。

阮颜从那时起就变得憔悴，估计是我打乱了她和奸夫的所有计划。

如果是正常的离婚，婚后财产是一人一半，这套房她也能分一百多万呢。

她经常在夜里唉声叹气，我侧着脸装睡，心里不停冷笑。

最后一场戏，是我生日那天，阮颜早早的给我发来信息，要我回去吃饭有话和我说，看来是憋不住了。

但是，我怎么可能给她蹬我的机会？

我把杜琳约到酒店，杜琳有点放不开，说过生日还是应该回家，阮颜还在家等着呢，我猴急猴急的把杜琳剥个精光，这姑娘是那种嘴上一套心里一套的人，很快就进入状态。正在我们胡搞一通的时候，阮颜电话打到杜琳手机上（因为我早早的关了机），杜琳不想接电话，我却把接听键给按了。

像是恶作剧一般，我腰上不断使劲，杜琳皱着眉头咬着嘴唇，有一茬没一茬和阮颜说话，偶尔还带一声哼哼，阮颜察觉到不对劲，在电话里问：「你是不是不舒服啊，怎么感觉你声音怪怪的？」

杜琳瞪了我一眼，刚想说什么，我把电话抢过来，冲着电话那头喊了句：「老子和杜琳忙着呢，别来烦我们。」

杜琳像是触电一般，把我推到床下，她想和阮颜解释，但电话已经挂断了，杜琳又用光滑的小腿给了我一下：「你他妈有病吧？」

结束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

我站起来穿好衣服，面带笑容的走出酒店，寒风一阵阵的刮在我脸上，我拦上一辆计程车，那师傅问我去哪里，我说了地址，师傅跟我说：「是不是有啥喜事啊，笑得那么开心？」

我笑得眼泪都快出来，拍着手说：「对，我终于要和老婆离婚了。」

8

在我的预期里，阮颜会大哭大闹，会歇斯底里，会用最恶毒的话诅咒我，或者会告诉我她早就出轨，她根本就无所谓。

我没想到，阮颜只是安静地坐在沙发上，她呆呆地看了我一眼，眼神很复杂，是我读不出来的东西，她哑着嗓子说：「太晚了，睡觉吧。」

我有点失望，这种感觉就像一拳打在棉花上，不痛不痒也不解恨。

她走回房关门补上一句：「明天早点起来，我们去民政局。」

我看了看餐桌上的菜，又是汤又是粥又是鸡鸭鱼肉，应该费了不少功夫，茶几上还有一个蛋糕，我心里又痛起来，眼前浮现

起阮颜忙东忙西的样子，但随即这丝软弱就被扼杀，我又想起那支验孕棒。

她早就是别人的人了，我一脚踹过去，蛋糕从茶几上摔下来，奶油水果溅了一地。

9

从民政局出来，阮颜的父亲站在门口，见到我就扑上来，两拳砸在我脑袋上，旁边的工作人员连忙把他拉住，他只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，头发都白了大半，在那一刻却像一匹护崽的狼，眼神凶狠气喘吁吁。

不管怎么样，他没有对不起我，所以我只是擦擦嘴边的血，快步走上车。

阮颜的哭声从身后传来，她就像一个受尽委屈的小女孩，把头埋在她爸爸的胸前，不顾颜面的嚎啕大哭。

我跟公司请了长假，就像生了一场大病，整天赖在床上，足足躺了一个星期，途中老枪杜琳还有别的朋友都过来看我，我连门都没有开。

那块被我踢在地板上的蛋糕都发臭了，我在房里都觉得无法忍受，只得拿上工具开始清理，就在我把那些残渣都倒进垃圾桶的时候，我发现里面有一张贺卡，忍着恶心把它擦干净，终于看清上面的字。

就像是落入一个无底的深渊，我从来没有那么绝望过。

「老公：

今天是你二十八岁生日，不知不觉我已经陪伴你六年啦。

这段时间你犯了一些错，不过我已原谅你，人的一生哪能没有磕磕绊绊呢，我已经找家里亲戚借够了钱，我们把债还了从新开始，我对你有信心。

往年的生日礼物你都不喜欢，今年的生日礼物你一定会喜欢的。

你要当爸爸了，亏我把验孕棒放在那么显眼的地方，你都没发现，大笨蛋！

爱你的老婆」

10

她前段时间不和我亲热，是知道自己怀孕了。

劝我把钱拿回来，是想为生孩子做准备。

知道我「赌博欠债」后的失眠，只是为我担心，在帮我想办法。

没有把怀孕的事情告诉我，只是想给我一个生日惊喜。

一切的一切，从猜忌的角度看起来很反常，但如果从信任的角度来看，又完全不一样。

我终于慌了，那时已经凌晨四点，我开车到阮颜的家里，不停的敲门，几分钟她爸把门打开，他告诉我阮颜刚做手术，要我快点滚。

「什.....什么手术？」我的嘴巴在打颤。

「堕胎手术。」他爸用力把我推到门外：「陈树，是我看走了眼，你他妈算什么男人？」

「爸，你让我进去，我只和她说一句话就走。」

「别喊我爸，你没这个资格。」他爸作势要关门。

阮颜从房里出来，她脸色苍白，看起来气色极差，她拉了拉她爸的胳膊，平静地对我说：「我们没什么好说的了，再见。」

门掩上的那一刻，我终于为自己的猜忌付出代价，我失去了世界上最在乎我的人。

此后一段时间，我都在查那个给我发照片的神秘人，那张照片我已经找专业人士看过，他告诉我照片是合成的，做的人是高手，一般人还真看不出来。

我又查那个电话号码，只知道办号的人叫「郑昊」，但这个名字我毫无印象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整我。

最后我去调查那个苏经理，居然得知她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，阮颜去酒店都是见她，苏经理有意提携阮颜当主管，所以那段时期阮颜注重打扮动不动加班。

直到有一天，老枪做了个大单请我们吃饭，杜琳也过来了，那是自离婚后我和她第一次见面，两个人都有点尴尬，吃到后来杜琳去洗手间，她手机落在桌子上，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来，我看到她手机屏幕上出现两个字：郑昊。

所有的谜团都找到了答案，为什么发照片的人会知道阮颜腰间有痣，为什么杜琳知道苏经理是个女人却不告诉我，为什么在我喝醉酒后杜琳会领我去酒店？

至始至终，搞鬼的人就是她。

只是有点讽刺，在陌生人和最爱的人中做选择，我居然选择怀疑最爱的人。

三分钟后，杜琳从洗手间回来，甩甩手上的水，发现大家都在用异样的眼神盯着她，我和老枪站起来，给了服务员三百块钱，要他们别再进来，杜琳察觉到不对劲，冲我们笑笑，嘴角微微颤抖：「怎.....怎么了？」

【尾声】

阳光直射进屋内，一个胡子拉碴的男人敲敲鼠标，对床上的女人说：「好了，做完了。」

女人认真检查了一遍照片，皱着眉说：「不对，她的腰间有颗痣，不然会被发现的。」

男人问具体在哪里，女人把衣服脱掉，指了指自己的腰间，说大概就是在这里。

「干嘛要做这么麻烦的事？」男人边嚼口香糖边问。

「第一，公司马上要做考核，升主管能加三千多工资，我看苏经理好像挺想让她上的，给她使个绊子。第二，读书那会儿她就抢过我的男朋友，明明是我先喜欢张诚的，最后却和她好了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还有啊，要是她和陈树离婚了，我就去勾搭陈树，那小子头脑简单，到时候我把他的钱全弄过来，咱也不用住在这种出租屋了。」女人点燃一支烟，不急不缓的说。

「靠，以后你不会这么对我吧？」男人说。

「别废话了，到底做好没有？」

「做好了，你看看。」

女人看着电脑上的照片，照片上的闺蜜穿着情趣制服，满脸通红地躺在杂乱的床上，女人的嘴角忍不住上扬。

「这下好玩了.....」

女人把照片拷贝到男人手机上，输入一串号码，毫不犹豫地按下发送键，她的脸上笑意越来越盛，就像无意间发现了一个无比好玩的游戏。